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七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季布樂布田叔傳第七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以事也如淳曰相與信

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項籍滅高祖購求布窘困也

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

師古曰舍止匿隱也布匿濮陽周氏周

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迹也能聽臣

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

曰衣著之也褐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鄭氏曰作大

柳衣車若周禮棗車也晉灼曰周禮說衣翼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為載以棗車欲人不知也師古

隆按季布重諾
樂布田叔輕死
皆古烈士者流
而非徒為任俠
焉者故班史不
以入俠傳而合
之別為一傳云
又按此傳稍損
史記原文以有
名二字為關鍵
惟其有名故周
氏匿之朱家買
之滕公為帝言
之曹丘生欲得
書請之而高帝
購之以千金文
帝欲任之以為
御史大夫皆從
有名得來班掾
結之曰布名所

以益聞正與有名句首尾相應又按篇中不及次布任俠事然其所相與排難而揚名者皆翽翽俠者流而波及第季心所長事而第畜者又皆當時有名俠士班掾總結之曰心以勇布以諾聞閔中則布之俠雖不言可概見也已

曰晉鄭一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師說是也

見游俠傳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師雞

陽見汝陰侯滕公師古曰夏侯嬰也本為滕今遂號為滕公說曰季布何

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項道也一日職主掌其事也

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

何不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

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

鞭荆平之墓也師古曰荆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為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

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待間果言

趙昉曰布老將也故知用兵之利害使其亦如諸將之阿諛順旨則必騷動天下因布一言而止其為利博哉史稱布為賢將其或以此隆按以會時亦在其中句折會噲言始屈此史記所無

如朱家指師古曰侍侍於天子問謂事務之際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師古曰多猶重也朱家亦以此名聞當

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

嫚呂太后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汚也嫚讀與慢同太后怒召諸將議之

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

阿呂太后以會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

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會時亦在其中今會奈何以

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謾師古曰謾欺誑也音嫚又音莫連反且秦以

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師古曰痍傷也瘳差也瘳音夷瘳音丑留反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

劉放曰見罷者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而罷也

劉放曰招權謂依為形執招權歸已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

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

召欲以為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使酒。師古曰酒也。師古曰言因酒濔洽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至雷邸一月。師古曰邸諸郡

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

所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

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

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

耳。布之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錢事

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李奇曰持權屬請人顧以金錢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

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

人威權因以請託。故事賢人趙談等。李奇曰宦者趙談也。與竇

長君善。服虔曰景帝舅。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

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

布為已。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

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書於布發視也。布果大怒待

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

季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

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

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

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

也。顧猶念也。

人威權因以請託。故事賢人趙談等。李奇曰宦者趙談也。與竇

長君善。服虔曰景帝舅。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

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

茅坤曰布急聲名人被曹丘一言打着

也顧猶念也

人威權因以請託。故事賢人趙談等。李奇曰宦者趙談也。與竇

長君善。服虔曰景帝舅。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

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

布為已。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

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書於布發視也。布果大怒待

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

季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

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

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

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

王世貞曰帝取天下孰非用間納叛以有之而獨丁公稱區區二心也蓋帝方滅楚以威天下而丁公首著其厄故醜之既優而為此言以掩也若季布則必欲誅之購之久而朱家始以間投滕公脇帝以走虜走胡之說而後赦耳非賞布節也
丘濬曰高帝斬丁公赦季布有公天下之意茅坤曰只為帝不殺布故并次丁公本末以見

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爰。益字。言以。兄長之禮事也。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鄧都尉之司馬。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師古曰。詐自稱也。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師古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因師古曰。此母弟。為同母異父之弟。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師古曰。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厄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也。音辭。俊反。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

之

隆按布傳本史記原文只叙布哭越一事始末

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樂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常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

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

古曰。謂庸作受顧也。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畧。賣為

奴於燕。為其主家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荼為

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

言上。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漢召彭

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

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

劉會孟曰。下詔捕收視者。政復欲以此觀人心。得義士耳。此高帝術也。

楊慎曰樂布明其功罪無一語不肯繁至謂其亦欲傳之萬世感動深切

隆按請就亭與趣亭之相顧又按班掾借布自語一一結應

反明矣

師古曰

若汝也

趣亭之方提趣湯

師古曰提舉也舉而欲投之於湯也

趨讀曰趣趨嚮也

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

困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

王居梁地

師古曰徒但也

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

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

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

今漢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

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

臣生不如死請就亭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

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賢不

前案

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

之吳楚反時以功封為郇侯

蘇林曰郇音輸清河縣也

復為燕相

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布薨子賁嗣侯

師古

音賁孝武時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

蘇林曰陘音刑

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

黃老術於樂鉅公

師古曰姓樂名鉅公者老人之稱也

為人廉直喜任

俠游諸公

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

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

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

高等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

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

隆按叔傳本史記原文而刪之

隆按叔等自髡鉗隨趙王為欲

白趙王不反耳
漢書刪去不載
以語在教傳也

茅坤曰史記十
餘年下多會高
后卒十二字漢
書刪之是

洪邁曰按田叔
孟舒同隨張王
今叔指言舒事
幾于自薦矣而

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
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
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
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
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
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人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
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
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賈高等
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
曰鉗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

叔不以為為嫌帝
不以為過一言
開悟遂復用之
君臣之誠意相
與如此
隆按是乃所以
為長者與上長
者固殺人乎句
相應
邵寶曰此即所
謂經術吏之所
處也
宗臣曰梁王者
焉知其無七國
之謀也哉苟非
委曲以全其名
而乃束縛之以
甚其怒則前日
之變復見於梁
而量錯殺身之
禍將移于叔矣
叔其善權天下

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
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
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師古曰毆與驅
同言不毆之令
戰也毆字從支
支音音木反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於是上曰賢
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
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
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師古曰索
其狀也事安在叔曰
上無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
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
上大賢之以為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

之事者乎

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答怒之曰王非汝

主邪何敢自言王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

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

惡而相為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為惡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

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自暴露而坐終不

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以

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

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

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

河還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奏事稱意拜為京輔

茅坤曰史記所載褚先生別次田叔任安于其下可觀黃震曰季布俠士樂布田叔義士叔尤長者

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

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乃今太子得出故云縱反也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塞旗

者數矣鄧展曰履軍戰勝蹈履之李奇曰拳拔也子孟康曰拳斬取也師古曰謂勝敵拔取旗也鄧

李二說皆是拳音騫可謂壯士及至困危奴僂苟活而不變何

也師古曰僂古戮字也奴僂謂髡髮鉗為奴而賣之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

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

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為小

節槩音工代反其畫無俚之至耳蘇林曰俚賴也言其計畫無所成賴晉灼曰楊雄言

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此為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師古曰晉說是也樂布哭彭越

所聊賴至於自殺耳師古曰晉說是也樂布哭彭越

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七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八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高五王傳第八

隆按班掾先總提五王于前為綱領而後分叙于後此亦一格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

鄭氏曰諸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以下三王非必同母。蓋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總言之。文三王傳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於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鬻姒。此其例也。

淮南厲王長

自有傳

錢塘袁君筆對

隆按次食七十餘城二句為後內史士之言立案

隆按鳩酒一節史記載呂后紀班據移入於此於齊王事更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高祖與旁通者

六年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流

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師古曰欲其國大故多封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

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

之禮故曰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應劭曰鴆鳥黑

家人也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

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卮師古曰反音幡齊王怪之因不

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鳩迺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師古曰

日脫免也言死於長安不得更至齊國也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王官士者其名也太后

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

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

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

師古曰為齊王太后也言以母禮事之所以自媚也解具在惠紀呂太后喜而許之

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四年高祖崩師古曰趙

王之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鴆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

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

愛宅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

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

王維楨曰一喜字與上怒字相應

隆按趙幽王史記載呂后紀班史移入於此良是

茅坤曰歌古雅而哀

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弃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師古曰言已之理直與天臨監之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弃趙國而快意自殺於田野之中今乃被幽餓也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

王維楨曰特書趙相內史以諫死者其忠也

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間。立辟彊。是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為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遽侯橫父。建德以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欒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

王維楨曰景帝

憐德惇以守正
死而封其子列
侯壽謂帝少恩
哉

隆按趙燕一傳
班掾所補

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
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
趙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
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
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鳩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
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用婦
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
燕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

之絕後。

隆按此傳前段
本史記原文而
增損之而懿王
以下則班掾自
為續云
又按此傳亦先
總次九王于前
而後歷詳其興
廢始末較史記
更明整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

子章為城陽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閭為齊王志為

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師古曰辟音壁賢為菑川王卬為膠

西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

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郿侯呂台為呂

王師古曰郿音敷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明音扶用反

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

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

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

隆按以呂祿女
妻之伏後知其
謀案
又按攬入琅邪
王伏後給琅邪
王案

茅坤曰劉章慷慨節俠有高祖風
劉歆曰兒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乃父直謂王肥爾
許應元曰兒子畜之與下文齊王自以兒子年少意同
陳仁子曰朱虛疾一念忠憤不能自己然機亦太露幸祿產之屬素憚之爾

歲趙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申諷喻也。高后見子畜之，師古曰：比笑之於子也。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若亦汝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師古曰：耨，種也。種者言多生子孫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師古曰：以斥諸呂也。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酒而逃也。章追

茅坤曰章得以軍法請亦以尚呂祿女也。不然諸呂側目而太后以法誅之矣。隆按劉氏為彊與劉氏不得職句相頌。

隆按埋與其舅駟鈞句為下文。毋家駟鈞惡戾張本。許應元曰廣陵人召平為陳勝狗地及秦故東

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師古曰：音于為反。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詣京師。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讀曰邵。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王欲發兵，非

陵侯召平為蕭
何畫策者各一
人并此凡三召
平矣

隆按以下連用
西字本上文欲
令發兵西一句
來

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
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具以禁衛王令不得發也。召平信之。乃使魏勃
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
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
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
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
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
師古曰言自高帝之時已為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敢離其兵
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
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迺馳見齊王。

王維楨曰史記
欺字上有見字
更

隆按齊之給琅
邪徒利其兵耶
則齊固已構怨
于琅邪矣入關
計事安利于齊
而遣之齊之君
臣於是乎失着
矣

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
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
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
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
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
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
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
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主諸子弟。悼惠王
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
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

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

師古曰本自齊國更分為四也忠

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

也此之於財方未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

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橋制以今天

下師古曰橋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橋音矯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

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潁陰侯灌

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

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

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

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

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

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

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侯虎而冠者

也張晏曰言鈞惡侯如虎著冠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淳曰訪猶方也

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

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子則順以

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

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

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

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以匡之不

茅坤曰史記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怨齊之詐奪其兵故曰母家云云方與上文相照應案嚴今止曰大臣議似索然邵寶曰澤之西也脫齊之留而已迺得吐天下之至計焉其志大其義正然以駟鈞薄氏輩較孰為惡侯長者則非天下之極論也隆按章以誅呂

事告齊結前待
呂氏之變案
茅坤曰魏勃既
言而股戰未必
非以是欺嬰也
而卒以見罷亦
智矣
隆按復追叙勃
一段結勃案

暇待有師古曰股脚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戰者懼之甚也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放令去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神司者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壹為參御。言事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

隆按下齊哀王
案

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俚為城陽王。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

隆按了城陽王
章案

陸倕撰濟北王
興居案

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
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滕公。夏侯嬰也。遂將少
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
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
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師古曰。二年。王
不賞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意自以失職
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
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
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
濟北王。張晏曰。柴武。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

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

曰罷讀曰疲

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

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於是乃分齊

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

王。齊孝王將閭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

菑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

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勃侯立。

服虔曰。勃音勒。

勃平原縣也。

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

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

欲與齊。

師古曰。與之同反。

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二國兵共

王慎中曰。前云四王皆發兵。後

云四王皆伏誅
而此以下歷言
三國疑衍
隆按路中大夫
類紀信而惜也
佚其名

圍齊

張晏曰膠西
苗川濟南也

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

張晏曰姓

路為中大夫

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

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苗數重無從

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

師古曰若

汝也反謂反
易其辭也

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

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

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

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

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

陽侯等兵至齊

師古曰平
陽侯曹襄

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

王維楨曰二初

字相應

隆按了膠東王
膠西王濟南王
苗川王案

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

師古曰

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苗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

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

為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

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

師古曰重
音直用反

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

師古曰諸
王女曰翁

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

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

師古曰官
者奄人

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

師古曰官
者奄人

入事漢皇太后

張晏曰皇太
后武帝之母

隆按迫劫應前
圍急句

首無逆
亂之心

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

為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

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

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

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

王維楨曰風以此事句約而盡

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

言定國姦其子女及其姊妹。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女及不足嫁死與之太后曰。母復言嫁女齊事。事寖淫聞於上。

師古曰寢古浸字寢淫猶言漸染也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人之租直千金也

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

王維楨曰史記自殺下有絕無

後三字不可除

隆按了齊王案

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用心不平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頻二反武帝為悼惠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師古曰園謂周繞也今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

子及諸御婢姦。如淳曰八子妾號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晝

使羸伏犬馬交接。師古曰羸者露形體也音郎果反終古親臨觀產

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事下丞相

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今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

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

逆人倫。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

嗣。五年薨。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

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

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時

隆按了濟北王案

又按此替叙諸侯先後盛衰之異而漢封之過制與諸王之自取滅亡亦因以

見又按時諸侯以下班據所補較史記似增

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眾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為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王也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八 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九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蕭何曹參傳第九

蕭何沛人也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酷吏傳趙禹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

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師古曰佑助也言居家時為何所護及為亭長何又擁助也高祖以吏繇咸陽師古曰徭役也吏皆送奉錢三

何獨以五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也人皆三百何獨五百奉音扶用反秦御史監郡

者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

劉知幾曰漢制宗子皆受制京邑諸侯必從官天朝雖名班爵禮異人君班氏知其若是故於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護尊之屬一緊稱傳無復世家事執當然非矯枉也隆按此傳本史記蕭何世家言而稍益之劉攽曰持法者或以已意私怨陷人謂之寔故曰於文毋害餘說太泛

洪邁曰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末已知其不能久矣非若信之獻策弗用及平之懼罪且誅然後去之也
鄭樵曰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難當眾人爭取之時何則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以為守計一旦千戈既定文物悉張故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若非圖書有在指掌可明見則

刺史以御史監郡何迺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
郡卒師古曰泗水郡
史師古曰泗水郡
事第一師古曰泗水郡
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孟康曰當還入相秦事故召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御史以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而御史止故得不行也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師古曰走謂趨向之音奏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

一代之典未易舉也
隆按漢王所以圖天下與何所以成萬世功皆基於勸王漢中數語班氏補初諸侯相約一段極得肯綮

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主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語古語也言地之有漢若天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夫能誄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隆按誄於一人之下二句本太公告文王語載在大韜
胡寅曰自何有養民致賢人之說而漢王嘉納

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之於是韓信既亡而還陳平自遠而至張良失國而擇王黥布聞說而徒義三老董公遮道而納說諸侯王兵大合而伐楚漢業勃然以興皆何斯言有以啓之也

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依以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乃以所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剽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剽讀與專同又音章阮反此即言專聲之急上者也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生客反

次何所以處功名之際與高帝所以首寵何處王維楨曰上益信君本屬專屬任句來

王充曰蕭何安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力而樊鄴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秦收歛文書也眾將拾金何獨撥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眾將馳走者何驅之也

士姓鮑而為諸生也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文穎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功臣舊未爵者何最在前封也鄼屬南陽解在高紀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顧猶反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

劉子暈曰鎮國
家撫百姓何實
有焉若曰發縱
指示其功人也
斯言過矣

凌約言曰班掾
云心欲何第一
固不待鄂君而
決矣而帝復云
然者假鄂君以
服群臣耳

王維楨曰述千
秋之言一照
前

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絀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
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
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蹤
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今諸君徒能走得

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
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
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
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
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何應劭曰撓屈也師
古曰音女教反至位次
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
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
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

遜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
輕身走出也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

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絕者數矣夫
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
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
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
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
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
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
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
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

王維楨曰何送我句應前

隆按於中有疑君心與上文鮑主云有疑君心

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衆人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平。師古曰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師古曰恐其為變。故守衛。

句相應

王楙曰或謂何傳先言何強買民田宅。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何也。予謂信皆有之。何買田宅。必窮僻處。者正其本心。而強買田宅。致民之訟者。蓋出于不得已也。隆按篇中三次大說相應。以能用二人計也。不然者何亦危矣哉。

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師古曰其居守何所營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以佐軍也。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師古曰孳孳字與孜同。孜孜言不怠也。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賣資以自汙。上心必安。師古曰賈賒也。於是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

又按蕭何此計
祖王翦之故智
如陳平當呂氏
異議之際日飲
醇酒戲婦人亦
是此意
又按何為賈人
請苑與客所畫
買田宅自汗者
肯矣帝果大怒
而繫之以是益
信三人者之善
子畫也
許應亭曰鮑生
東陵侯及或人
為何謀皆出于
摧詐而王衛尉
之所為高帝陳
者獨正而為賢
矣哉

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廼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隘，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為獸食。師古曰：粟，忒人田之不收其粟稅也。稟音工，老反，稗音工，旱反。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死，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師古曰：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前問謂進而請也。胡何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

洪邁曰：高祖一時失言，王衛尉能因其所言，隨即規正，語意既直於激切中，有婉順體，可謂得諫爭之大義。雖微高祖其執不降心以聽乎？王偉曰：何與帝同起事，膺重任，守關中，諸臣功無與比，盛帝恐其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為衛又繫之，廷尉以抑折之，使保令終

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外自相國為民請吾死，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

黃

非誠疑何也設
疑之則已以待
韓彭者待之矣
而何至自汙以
求免此在其術
中而不知也
隆按孫叔敖將
死戒其子曰王
封汝必無受利
地後教死王以
美地封其子而
子辭請寢之丘
遂十世不絕何
之意其即教之
意歟
又按子遺嗣以
下班史所補
茅坤曰子按蕭
何後數絕而續
續而復絕或免
或減死不甚顯
何耶

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
師古曰曰為家不治垣屋垣牆也曰令後世賢師吾儉
不賢毋為執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諡曰文終侯子
祿嗣薨無子高后廼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
筑陽侯師古曰鄼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今其地並屬襄州筑音逐孝文元年罷同
更封延為鄼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
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
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師古曰為治也一曰共造其功業今其祀絕
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
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

隆按此傳悉本
史記曹相國世
家言當作兩段
看叙戰功始末
為一段相齊及
入相始末為一
段

史以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鄼侯布告天下
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
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
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鄼戶二千
封建世為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成
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繼長喜為鄼侯蘇林曰繼音人足繼
躡之躡手鉅鹿縣名也師古曰喜為此縣之長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
吏矣師古曰言參及蕭何並為吏之豪長也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
從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潔也言擊胡其在內主知潔清灑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擊胡

茅坤曰首尾附蕭何相影

隆按此傳逐段叙戰功逐段叙官爵

陵方與師古曰音房攻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也

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

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

欣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師古曰狐父祁

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師古曰音抗甫先登遷為

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

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

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

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鄭氏曰楚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

又攻杜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師古

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

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

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員者位執珪古爵名也從西攻陽

武下轅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孟康曰

北從南攻犇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堵陽陷陳

取宛虜齧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齧降封為殷侯而此傳言虜齧紀傳不

同疑傳誤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師古曰嶢音堯前攻秦軍藍田

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

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

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鄧展曰武都二縣也雍檠蘇林曰右扶風

二縣也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曰壤地名也復圍章

平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

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孟康曰縣名也三秦

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

陰華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

關至河內下修武度圍津師古曰在東郡東擊龍且項佗定

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

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服虔曰皆漢將

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涉反

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

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師古曰敗謂戰彭城而敗漢

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目餘魏王豹反以

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遨軍東張蘇林曰東張屬

河東師古曰邀古速字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

王慎中曰自後參嘗從韓信用兵以故贊中有參與韓信俱征伐句

隆按至滎陽下史記有凡二歲三字著參功成之速作一小結恐不可削

王慎中曰自後參嘗從韓信用兵以故贊中有參與韓信俱征伐句

王慎中曰自後參嘗從韓信用兵以故贊中有參與韓信俱征伐句

王慎中曰自後參嘗從韓信用兵以故贊中有參與韓信俱征伐句

王慎中曰自後參嘗從韓信用兵以故贊中有參與韓信俱征伐句

王慎中曰自後參嘗從韓信用兵以故贊中有參與韓信俱征伐句

邵經邦曰參與帝同起豐沛若此其故也又與信俱為相國若彼其尊也而曰屬曰從曾無芥蒂信一旦失王顧驚鬱不得志至羞與絳灌等列然則參之心不但天下已平始務寧靜畫一雖干戈倥傯時亦已然矣

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鄆音一戶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鄆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濰陰平原高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著音竹庶反濰音它合反高與隔同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文穎曰或為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師古曰亞將次將也

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師古曰守相為相居守者韓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破之豨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豨布軍大破之南至蕪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四縣名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陽郡守司馬

隆按叙參功一段總結上文戰功

候御史各一人。如淳曰蹶音敖張晏曰莫敖楚卿號也時近六國故有今尹莫敖之官

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

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

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

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張晏

曰黃帝老子之書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

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

蓋公焉。師古曰舍止也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

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

人猶家人也治行謂修行治裝也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

隆按此一殿治要用黃老術句伏後清淨寧一案齊國安集句伏後垂拱守職案屬其後相句伏後遵何約束案不擾獄市句伏後不按歌呼吏案句句埋伏昭應

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

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

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

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反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考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師古曰老子云我

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欲以道化為本不欲擾其末也始參微時與蕭何善

及為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以戰鬪功多而封賞每在何後故怨何也至何且

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

何之約束。師古曰舉皆也言凡事皆無變改擇郡國吏長大。孟康曰取年長

也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

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

崔融曰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反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考武峻法而刑繁此其効也

王維楨曰微時與何善應篇首何為主吏句

劉奉世曰師古注參怨何之說此特意料之耳

茅坤曰何之薦參參之遵何並從黃老中見解來故兩相推附如一人

隆按叙參入相只以飲酒一事

只以飲酒一事

了結其相業至
末方以垂拱守
職發所以飲酒
之意此叙事之
妙
方孝孺曰秦之
亡不在乎無制
而患乎多制不
患乎法疎而患
乎過密使參而
相漢復苛推而
詳禁之是續亡
秦之焰而熾之
也故參寧受無
功之名而不忍
圖有功以禍當
世則利澤陰施
於斯民民安於
漢而不離漢業
藉以久遠者參
之功也

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

酒。師古曰醇酒不澆謂厚酒也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

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

從吏患之無如何。師古曰從吏吏之常從相者也廼請參遊後園聞

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師古曰

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師古曰窋音張律反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年少故也

廼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師古曰乃汝也高帝新

弃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

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歸。時閒自從其

所諫參。師古曰閒謂空隙也自從其所猶言自出其意也參怒而笞之二百。

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

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

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

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

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

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令出休息

參為相國三年薨。諡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

王世貞曰史記云蕭何為法類若畫一漢書則云講若畫一類訓直又訓明講訓和溫公通鑑還作較楊用修譏之似也却又妄改辭作辭則又無謂

劉敞曰八侯字疑衍隆按此贊本史記蕭曹二贊而合之者

講若畫一

文穎曰講或作較師古曰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

曹參代之守而

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師古曰載猶乘也

密嗣侯高后時

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

薨子宗嗣有罪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

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

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

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

皆以刀筆自隨也

當時錄錄未有奇節

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

漢興依日月之末光

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贊言何參值漢初興故以日月為喻耳

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

征伐

師古曰高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籥

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

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

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

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慶流苗裔盛矣哉

隆按史記云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作三句漢書改奉為秦而曰因民之疾秦法作一句順流與之更始作一字為當豈史記奉字疑有衍歟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九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張陳王周傳第十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

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讀曰僖。悼

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

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

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

惠王凡五君。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

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得力士為鐵椎

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

隆按良傳稍損史記文大都燒絕棧道以上節節借漢報韓以下則又為韓以報漢云

宋祁曰宦疑是嘗字

張泰復曰子房博浪之擊始皇

大索十日不得非子房之智也

天下厭秦無道莫不欲共擊之

故有願為子房隱者後世不察疑子房如方士

所云遁形之隱者亦感矣哉

隆按圯下老父謂良下取履即侯嬴使公子執轡王生使張釋之結轎古人以彊忍成就豪傑類如此卒之良因解擊秦軍彊忍一諫沛公還軍霸上彊忍二勸帝捐關以東彊忍三躡足封假王彊忍四天下已定遂學道辟穀彊忍五彊

忍二字一篇關鍵

邵寶曰秦銷兵器兵書豈獨存乎萬或有一而老人得以授良真非人間物矣老人高良之義而惟其狙擊之勇于是乎教教在意不在言而况書哉然則所謂穀城黃石者何老人以是隱良以是神固授受之餘意也盧舜治曰圯上老人受書一編即黃石公素書今其書具在隆按項伯從良匿伏後救良案

也今有亭師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干豫反字本

作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

也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聞從容步

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圯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圯水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

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師古曰愕驚貌也音一歐擊也音一口反為

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而去良

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來曰孺子可教矣

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

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

會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後會也其下亦同蚤音早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

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

項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聯簡牘以為

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遂去

不見旦日視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

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

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陳留良

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

編編音鞭

書故云一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景駒在陳留伏後願封留案

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服虔曰良數以太公兵法說

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

公殆天授。師古曰殆近也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

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

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

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

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

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

沛公迺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

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峽關下軍。師古曰峽音堯良曰。

王慎中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良至此已非博浪沙中之伎倆矣

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故云賈豎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

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皆所以表已

軍之多誇示敵人幟音式志反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師古曰啗音徒濫反

解在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

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

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迺引兵擊秦軍。大破

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

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

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

王維楨曰叙鴻門裁作數語不嫌于簡

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音灼曰資賈質也

欲令沛公反秦奢秦服儉素以為資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今始入秦即安其

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

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

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

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迺具

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

王邪沛公曰鯁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鯁音七垢反鯁小

人也臣瓚曰楚漢春秋鯁姓師古曰服說是也音才垢反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

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師古曰卻音丘略反沛公默然曰今

為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

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

項羽後解語在羽傳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賜

良金百溢服虔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珠二斗良具秦以溢名金若漢之論斤也

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服虔曰本不盡與漢中故請求之

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

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

還心以固項王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

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

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

隆按不遣韓王之國與殺之一直事也史記作

兩處叙不如班書徑載又按項王以良遺書之故遂不復顧忌一意北擊齊而漢王得因之以定三秦班掾移漢王還定三秦句于前殊不得情事

茅坤曰楚漢之分只在此數言子房誠帝者師而三代以下罕有此千古隻眼始識之

秦良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迺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國之縣也宋州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奔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

隆按良多病三句承上起下

王偉曰食其欲立六國後高祖非不知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嘗其心爾蓋良始惟為韓報仇又嘗說項梁立韓成為王已為韓司徒而後又自襄中去漢而歸韓高帝恐良終為韓不為漢故因疑其謀以嘗良豈果不知六國後不當立哉而子房

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曰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

固且力陳其不可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許應元曰張註非也鄴生說漢王封六國後為法周武自以得籌之善著即非周武已事明今之不能行故曰借前箸籌之

隆按不可四與不可五六總一意而分言之

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

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師古曰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

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式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說至其門而撫。

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

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散鹿臺

之財。臣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以賜貧窮。

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野。晉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

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閿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

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奔墳墓。師古曰左者言其乖避而

委擊之以從漢也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

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功勞之人故

云無復立者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

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撓

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

茅坤曰史記原文以代桀誅紂為二事而以楚惟毋彊云為

餘語漢書改之似勝

隆按刻印銷印相應

劉子暈曰食其

欲立六國後張

良難之及追楚

復請王越信何

也蓋是時楚兵

垂敗借越信一

戰之力以滅之

因時應變此善

用兵者也

隆按良未嘗有

戰鬪功與前未

嘗特將意同

凌約言曰良從

十留而願封留

國皆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是也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

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

豎儒幾敗迺公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今

趣銷印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假齊王漢王怒良說

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

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

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

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

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

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

於留且然寧忘情于韓耶

羅大經曰子房

早年頗似荆軻

晚頗似仲連得

老氏不敢為天

下先之術荆公

詩云漢業存亡

俯仰中留侯于

此每從容固陵

始議韓彭地復

道方謀雍齒封

蓋因機乘時與

之幹旋未嘗自

我發端故消弭

事變全不費力

晦翁云子房只

是占便宜不肯

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

俱封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

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

復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

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師古曰屬近良

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

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

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

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迺憂曰為

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

自犯手做又凡事只到半中央而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隆按定功行封應上爭功不決未得行封句

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

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

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

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趣音促羣臣

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

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

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師古曰殽殽山也黽黽池也音湏背河鄉雒其

固亦足恃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

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

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溉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溉灌之利故云沃野南有巴

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

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

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也輓音晚諸侯有

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

食穀子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

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

吕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吕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

楊慎曰良云北有胡苑之利史漢皆不解胡苑之義後人或改苑作戎非也按漢官儀引侯應之言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圍也

隆按性多疾伏後疆起案閉門不出伏後呂澤劫良案茅坤曰道引者子房於功成後為蛻骨法

張時徹曰四皓既屑食茹芝終其身無他慕豈愛此區區金王帝乎既不為高帝出又復為太子出乎且辭漢之後亦既散而之四方矣又何自一旦而集建成侯乎惠帝既立四人者固佐命元勛也何絕

不見其名跡乎良蓋知高帝傾慕四人假偉末冠善儀狀者稱說姓名以離秘計耳帝豈不知太子必不可廢呂后必不可廢特不忍於戚姬之愛故亦假四皓以沮戚姬又奚暇問其膺不膺也凡此皆請以濟事而不由於正者也

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日欲易之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師古曰嫚古侮字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辨士固請。宜來。師古曰宜來以應得其來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

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貴已極矣雖更立功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位無加益矣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師古曰因空隙之時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

隆按自將而東
暗與鼓行而西
句相顧

隆按因叙良行
少傅事遂挿入

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也迺令太子將此屬

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上

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諸將不

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

呂后承閒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

固不足遣師古曰迺公自行耳師古曰迺公汝父也於是上自

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師古

曰在新豐西今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

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

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

太傅來以起下文

羅大經曰高帝

晚歲欲易太子

蓋以呂后驚悍

惠帝仁柔為宗

社遠慮非溺於

戚姬而為是邪

謀也老泉謂帝

以太尉屬勃及

欲斬噲皆是知

有呂氏之禍可

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

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

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

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

甚偉師古曰所以謂之四皓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

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

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

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

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

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之說其出也召戚夫人指

美書卷四
長夏
沈

類矣杜牧謂四
老安劉是滅劉
誠哉是言也
教英曰高皇既
自言求公不得
矣又焉有輕罵
之事矧太子高
皇之子也父為
天子而大下欲
為太子死死欲
何為哉無乃以
父子為兩家而
敵國相視乎愚
謂從太子游者
非真四皓也

隆按借良自言
明良助漢本旨
總結上文

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
氏真迺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
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鵠音胡督反羽
翼以就橫絕四海師古曰就成也絕謂飛而直度也橫絕四海又可
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繳弋射也其矢為矰音增繳音之若反
歌數闋師古曰闋盡也曲終為闋戚夫人歔歔流涕師古曰歔音虛歔音稀又音許
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
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
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
所以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於史良迺稱曰家世相韓

盧澤治曰良乃
帝所憚而服者
一旦舍萬戶侯
而去帝其信之
乎帝不信則良
不能去唯托於
神仙而惑於妄
誕帝於是知良
之去無能為也
而春秋復讎之
義大易知幾之
神可以兼得之
爾至此庶了黃
石公孺子可教
一案

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
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
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
神農時為雨師服水土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
得仙俱去迺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謂仙道高帝崩呂后德良迺
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在魏豹傳何
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諡曰文成侯
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
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
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

矣此所以為良

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

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

少時家

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

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

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

糠覈耳

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為紇頭

有叔如此

不如無有伯聞之遂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

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

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

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

陸按史記陳平傳內附見王凌班掾既分作兩傳則自言我多陰謀一段不當仍著於陵尾云茅坤曰治黃老之術一篇亦職史記所不及處

王慎中曰先下伯逐其婦句暗為平明無盜類事

平師古曰視而

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廼

負郭窮巷

師古曰負謂借也

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

不事事

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

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

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

廼假貨幣以聘

師古曰貸音工戴反

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

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廼父事嫂

如事廼母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

社平為宰

師古曰主切割肉也

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

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

陸按篇中連用常耕田句食糟駮句富人莫與句以席為門句廼四貧字皆根篇首少時家貧一句來又按以上叙平未遇時事事簡而辭詳

王維楨曰特下
平已前謝兄伯
句了伯案此文
字周密處

隆按以上叙平
去魏去楚之故
為後絳灌譏平
張本事多而詞
略
又按先次封金
與印為下贏而
佐刺和與臣贏
身來兩處張本

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
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從少年往事魏王
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
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張晏曰禮秩
如卿不治事
項羽之東主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
項羽迺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
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
音下旦反賜金二十
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
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
者。平懼走。迺封其金與印。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
杖劍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

茅坤曰豪馬士
豈肯默默依人

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贏而佐
刺船。師古曰自露其
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迺止。平遂至脩
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
石奮為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
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
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
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譴。曰。師古曰譴
踴而議也大
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
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
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韓

隆按曰美如陳平曰見其美丈夫曰雖美丈夫皆根前長大美色一句來

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護平曰

師古曰舊說云絳絳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味之文不可據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其中未必有也

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

聞平居家時盜

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

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

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

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

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

有尾生孝已之行

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

而無

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

隆按奇計之士一句是一篇綱

領一生功案

胡寅曰善平漢

士之用人也無

知薦乎則受之

與乎言則說之

命為護軍諸君

盡謹則益厚之

及絳灌言其醜

行則又召讓之

而復寵任之其

後屢出奇計於

漢有大功而無

知亦以薦賢受

上賞此士所以

樂為用也

隆按諸將迺不

敢復言與上諸

將盡謹相顧

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

師古曰顧念也

盜嫂受

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

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

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

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

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金無以

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

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

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其

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

王維楨曰不愛
敬人又重爵邑
兩短也反是兩
長也

茅坤曰用間一
着本太史公韻

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
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
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士亦以此
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
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如淳
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
頓讀曰鈍者讀曰嗜麾即定矣然大王資毋人師古曰資謂天不能得廉
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師古曰彼項王骨骸之臣亞
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不過數人耳大王
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師古

畧中來

茅坤曰項王所
恠者爵邑故平
之反間却從左
脅上一刀語所
謂屠龍手

隆按連下果疑
之果大疑之聞
項王疑之見項
王卒墮平計中
且應上問其君
臣以疑其心句
又按天下事大
定與上何時定

音居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
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
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
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
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
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師古曰舉見楚使即陽驚
曰以為亞父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
使服虔曰去肴肉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
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
父聞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

漢書卷九十五

項王

項王

項王

指麾即定兩處相應且以著平之計不爽云

隆按用其計策卒滅楚是小結

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千余平迺夜出女子二千人榮陽東門楚因擊之平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寤迺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為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阮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

茅坤曰以下委曲難高祖曲盡高祖智中伎倆纔下雲夢一着

隆按雲夢之計果奇乎哉幸信不反耳脫信果反且潛以兵襲帝於雲夢又焉得召之即來以就后車之載哉吾固於帝之遊雲夢而知信之無反心乎之計之未為奇也

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反又讀如本字陛下第出偽游雲夢師古曰第也它皆類此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師古曰言出郊遠迎謁也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

隆按平之歸功無知果不背本也耶不過以帝猜忌之故適寓意於不忍背無知因以明其不背漢耳不然雲夢偽游且忍於轉同事之信而獨不忍背一無知哉此亦平自全計也

又按此了無知前案

王維楨曰史記注中桓譚新論叙帝用平奇計

解圍得出甚詳大都祖張儀令靳尚說鄭袖故智或者本此而臆度之耳

隆按平自初從一段總結一篇綱領又按平出奇計不止六也嗣後囚噲致上使上自誅一帝崩馳至宮哭甚哀二伴不治宰相事日飲酒戲婦女三吕后欲王諸吕平偽聽之四吕后崩平與勃合謀卒誅諸吕立文帝五既誅諸吕以右丞相讓勃不居功六

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師古曰闕氏音馬支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閒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

史更封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滅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高帝怒曰。噲見吾病。迺幾我死也。孟康曰幾幸我死也於上。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又吕后女弟吕類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

且計也。於道中。又吕后女弟吕類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

第前六計者佐高帝定天下而後六計則事太后以自全耳總之了結魏無知稱奇謀之士一句案

隆按不叙平丞相事載之王陵傳也作未了案劉涇漢書折平傳為兩傳徒使首尾不合誠然

隆按諫王諸呂一節足概陵之忠梗其所為一傳宜也而審食其始末與平為丞相事仍載于尾則似未妥云茅坤曰陵本氣厚而識遲故始不肯屬漢及入關後楚漢得失分矣故纔附之張邦奇曰徐庶事劉備其母見獲于操庶遂去而之操陵於其母獨能若是恕乎故庶者可與權者也陵其趙苞之類歟隆按高祖刑白馬一段本呂后

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

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載檻車縛兩手也

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師古曰未

至京師於道中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頹怒。迺馳傳先去。逢使

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官。哭殊

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

師古曰就成也言畏讒毒毒已者得其成計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迺以

為郎中令。曰傳教帝。如淳曰傳相之是後呂頹讒迺不得行。

樊噲至。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

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

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

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

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

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

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

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

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

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

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

紀補入

隆按惠帝崩而高后泣不悲意者念少帝非真諸藩無寵而已稱制則大臣未服以故憂惶無策而志不在哀也辟彊孺子爾而議以兩軍授產祿即非高后本指帝不適中其欲乎陵不能力阻于高后未聞之先迨至議王諸呂乃始申白馬之盟則平勃且同然一詞陵百口其能爭哉忠有餘而識不足此高帝所以稱其少體也

隆按上文因叙平與陵同相遂按下列事為一傳此因叙平與食其同相又接下食其事附之陵傳云茅坤曰太史公點次食其所附呂后呂后所幸食其處如畫又曰予按陳平當時必與審食其兩相結故能預測安劉氏之功而并脫呂類之讒也

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師古曰：啜，小歎也。音所甲反。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迺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字本作敷音同。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為右

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基。食其亦

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

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

及為相不治。鄭氏曰：不立治處，使止宮中也。李奇曰：不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類常以平

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

醇酒，戲婦人，平聞之，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

類於平前曰：師古曰：質，對也。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

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類之譖。師古曰：顧，念也。呂太后多立諸

呂為王，平偽聽之。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乖悟也。及呂太后崩，平與

方孝孺曰周勃
挾誅呂氏之權
常有德色帝待
之益莊夫不責
其德色之不恭
而引職事以問
之文帝豈不知
其不能答哉出
其不意問其所
當知使其不對
而自慙慙而不
敢怒其驕慢之
虛氣至是索然
銷鑠而無餘天
下之大權不待
發於聲色而盡
歸於已此其得

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
相。文帝立舉以為相。如淳曰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
帝以平勃俱舊臣
有功皆欲以為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
讓勃位。迺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皇帝
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
勃。於是迺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
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
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
師古曰臨朝問
也。幾音居。豈反。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師古曰洽
洽。濡也。媿不能對。上亦問

御權臣之道者
也。
蘇洵曰。固之傳
周勃。汗出洽背
之耻。不載焉。見
之王陵傳。其與
善也。不亦隱而
彰乎。
隆按。一歲治獄
可以知民俗厚
薄。一歲錢谷可
以知國計盈虛。
此真宰相任而
平乃責之。廷尉
治粟。烏得為知
其任哉。異日者
魏相奏殺父兄
及夫者。數何以
不責在廷尉。奏
發倉廩。故事詔
書數。何以不責
在治粟。誠若平

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
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
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
之辭也。猶今

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
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
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驚。凡馬
故以自喻
驚音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師古曰。遂。申也。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

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

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

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

言魏相為不知
任耶則何以後
世稱相知大體

隆接復次陵與
食其結前案

洪邁曰平自言
吾世即廢後卒
如其言然良之
傳更促於平何
哉考秦將欲與
漢連和良曰因
其懈擊之楚漢
中分天下良勸
回軍滅之其事
不止殺降已也
其無後固宜

隆按勃傳作三
段看首以下歷
叙戰功為人以
下歷叙相業而

自畏恐誅至國
絕則止叙其詔
獄一節大較本
史記文惟增入
迎代王一段

洪邁曰高祖諸
將戰功各為一
體兩勃傳連用
為多字所將卒
字夏侯嬰傳連
用以兵車趣攻
戰疾字灌嬰傳
連用所將卒字
身字得字傳寬
傳連用屬字屬
商傳連用受印
字五傳書法不
同如此灌嬰事
尤為複重然讀
之了不覺細瑣
史筆超技高古
范曄以下豈能

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為
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
人妻。弃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
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
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
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陳平。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
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師
曰。掌妻衛子夫之姊。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地理志屬河南音丘。權反。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常以

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材官引強。服虔曰。能

消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

謂鎮軍。後以扞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緒以往至粟。師古曰。音昏。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靳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

竊其離與說
劉奉世曰殿最
多皆功之高下
名品也
隆按自初起沛
還至碭一歲二
月見時近而功
多也小結上文

多師古曰多
謂功多也
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
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
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
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
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南攻南陽
守齧破武關峽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
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幸之中功為最也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亦扶風縣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師古曰汧亦扶風縣還下

陸按益已史記
作盜巴二字筆
畫相似未辨孰
是

劉放曰馳道猶
言乘輿耳言勃
將卒在馳道有
功也

郿頻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圍章邯廢丘破之
西擊益已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也攻上邽師古曰邽音圭東守峽
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禹反遇音顛還守敖倉追籍
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
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
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音高祖
所行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
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
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
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

隆按歷叙戰功
內即帶叙官爵
又是一格

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滎石。應劭曰滎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恭曰滎音赤坐反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二城。因擊胡

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降也乘音食孕反

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囿。師古曰囿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遼丞相

箕肄將軍博。師古曰遼古速字也肄音弋二反博者亦豨將之名也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

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肄。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曰即幽州薊縣也音計得綰

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也師古曰陘音刑太尉弱

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上谷

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之數丞相

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師古曰屬委古

曰木謂質樸。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事

不以賓主。趣為我語。其稚少文如此。服虔曰謂訥鈍也應劭曰今俗

隆按從高帝得相國至各一人
總結上戰功
盧綰治曰韓文
公畫記古今稱
奇絕者觀其散
叙人馬之處法
此傳之叙戰功
也總叙人馬之
數法此傳之叙
戰獲也二文並
所宜法

茅坤曰漢書特
詳誅呂一節總
以歸功于勃云

名拙語為推儲師古曰推
謂樸鈍如推也音直推反
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
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
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
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
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
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
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被
誅滅無遺種不
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
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

宮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

非劉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皆什兵罷師古曰
什頓也

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師古曰荆
燕吳傳云

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皇帝

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人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

衛端門師古曰端門
殿之正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

入太尉往喻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

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以勃為右

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

許應元曰周勃
誅諸呂立文帝

與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功等而勃有或人教以遠權位勃亦自危亟歸相印霍光不肯歸印卒萌赤族之禍二人皆不學而勃之賢於光遠矣

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去即禍及矣厭音一勃懼亦自危迺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迺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牘木簡以書辭也音讀

茅坤曰勃之結薄昭也並從畏呂氏來洪邁曰漢世母后豫政故昭憑之以招權納賄其史所不書當非一事也隆按太后救勃之言與王衛尉救蕭何之言同指

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配也解在張耳傳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應劭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絳侯縮皇帝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也提音徒計反絳侯縮皇帝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貫國重將兵於北軍重時尚不反况今更有異乎師古曰縮謂引結其組音烏版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師古曰顧猶倒也文帝既見勃獄辭迺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諡曰武

隆按勃傳後附
亞夫傳本史記
文而稍更益之
又按弟亞夫復
為侯是細亞夫
為守時至封條
侯是目與史記
書法不同
王楙曰持國秉
注秉呼為柄考
史記蔡澤傳有
持國秉政之句
因疑持國秉下
賦一政字秉只
合作上聲呼

劉子暈曰細柳
在長安西文帝
以萬乘臨之軍
中豈不預知哉
亞夫欲以軍威
示文帝如穰直
之斬莊賈有意
為之也後景帝
怒亞夫竟殺之
夫行已恭事上
敬此大臣之節
也亞夫不知遵
此姑以強直自
信不移文帝寬
仁故推成其美
景帝忌刻故陷
於慘辱然則景
帝之殺亞夫雖
曰濫刑固有以
招之矣

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師古曰意不相可也
中音竹仲反坐殺人死國絕一年。弟亞夫復為侯。亞夫為
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應劭曰許負河內温人老嫗也君後三歲而侯
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師古曰秉音彼命反貴重矣。於人臣無
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
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
餓死。指視我。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曰從豎也音子容反
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
者。皆推亞夫。迺封為條侯。師古曰縣在勃海地理志作條字其音同耳文
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

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
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
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
兵刃。彀弓弩持滿。師古曰彀張也音邁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師古曰先驅導手駕者也若今之武侯隊矣
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
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項上至又不得入。
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
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
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
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

茅坤曰千年以來軍容如畫太史公得意之文而漢書不增損一字

茅坤曰專以絕糧道困吳楚此一着亞夫大略處

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使人稱謝師古曰謝身撫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橫木也告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迺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剽音匹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亞

隆按非趙涉一說亞夫幾不脫殺龜之禍班掾補此段其佳王世貞曰亞夫下獄其禍不在持蓋侯封而在不救梁始夫梁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習于口必能為百端以譏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諫必能深中帝之諱而不使人覺毋亦以條侯畏七國重諉梁以嘗之而為向背地進耶不然亞夫破吳楚不益封即諸將亦無封者豈無意耶

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龜阨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猝至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龜間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

漢書卷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七十一

隆按亞夫守便宜不往則以委梁之說先自請上也不然人臣而不奉詔耶何孟春曰亞夫軍中夜驚其與吳漢平原夜驚何異哉二子堅卧不起以安衆心即秦兵壓境而謝安圍棋虜臨澶淵而寇羣歌詠同一謀也方諸無制之兵一旦變生不測倉皇失措者固爲善矣不若不驚尤爲善

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鄒。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奔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迺

梁孝王句起下文

方孝孺曰景帝慘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其說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可於死末其所爲事雖乎有大臣

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及臣卽位。迺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師古曰言富貴生各以時行耳。當及已身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迺其子彭祖。顧得侯。師古曰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

漢書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
茅坤曰亞夫為丞相沮信及匈奴王徐盧等五人之封極是而惜也景帝不察禍以起矣

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才與反。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臠也。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箸者，此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

張乘曰：可以相少主而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苛其形若難制而場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之于形似而失之者也。
王世貞曰：堅忍哉！周亞夫也。遇文而顯，遇景而敗。果任哉！申屠嘉也。遇文而伸，遇景而屈。何孟春曰：吏之謂反地下之言，是以人命悅上，意而置無罪有功之臣於死地。

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揖也。師古曰：被，具也。五百具，甲被音皮義反。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庸苦謂極苦使之。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然而上變告子。事連污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也。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也。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也。一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

廷尉不足道矣。景帝之朝，豈無人能為解勃之言者？亦由帝之不復可與言故也。
隆按：果餓死，句結許負相案。又按：班史以後，封信為侯，結尾見景帝所以殺亞失之故。

黃震曰：良善謀，漢亦善自謀。陳平詐謀功不補，過王陵守正，周勃則重厚盡之。亞夫重厚而守正，惜景帝之不知也。

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廼更封絳侯勃。它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後上廼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貌。反若婦人

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澹臺滅明字。學

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

董份曰：黃石近，恠故又實以功力見其天授非誣也。

高祖雖離困阨，良常有力。師古曰：離遭也。豈可謂非天乎？陳

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中屯難也。平竟自免

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

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

為漢伊周。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

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贇，可以佐之。師古曰：贇，愚也。舊音下紺。

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

非廼所及。師古曰：廼，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終皆如言。聖矣夫。

書